

千淘万漉 吹沙觅金

——萧萇父先生《吹沙二集》读后

田 文 军

八年前,萧萇父先生出版的《吹沙集》,曾以其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哲思,高远的意境,缜密的论证深深地吸引过我,“启蒙胜语”、“学思斟评”等简洁的分部标题,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给我以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今天,萧先生又推出了《吹沙二集》,这部新的学术文集,将我带进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吹沙二集》,成书于一段特殊的岁月。1998年春夏之交,萧先生重病入院。虽然先生素来乐观豁达,仰卧在手术台上与病魔抗争,还吟诗自遣,但作为学生和晚辈,我们都曾为他的健康担心过。正因为如此,先生出院后,我们都希望他静心调养,不再急于伏案工作。但是,先生一出院即急切地回到了工作台前。这部《吹沙二集》,即是先生重病之后,历经数月辛勤劳作,编纂成书的。与此同时,先生还推出了一部《吹沙纪程》。先生重病之后,数月间竟推出了近百万字的学术论著,让我们这些后辈学人也感慨不已。先生平日喜谈荀况的蚕赋。从先生重病之后的忘我劳作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春蚕吐丝,“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的价值追求与传统美德。

萧先生新的学术文集虽然仍题名“吹沙”,但《吹沙二集》和《吹沙纪程》相比较于过去推出的《吹沙集》,不论学术视野还是致思内容又都有所不同。《吹沙集》区划为“启蒙胜语”、“传统反刍”、“方法刍议”、“学思斟评”、“序跋余渚”、“滴水吟稿”等六个板块;《吹沙二集》则由“文化厄言”、“传统反刍”、“道风遗韵”、“佛慧浅绎”、“哲海探珠”、“学思积靡”、“序评余渚”、“域外零篇”、“滴水吟稿”等九大部分组成;《吹沙纪程》的内容更是被区分为170个小题。两部新文集,就其内容而言,可谓远山层叠、江水波澜,规模宏阔。因此,新文集也更为集中地反映了萧先生学术活动中,“学术思想的特定走势或历史形成的某些情结”,更加典型地体现了萧先生论学致思的个性与特色。

从《吹沙二集》的内容来看,萧先生论学致思的特色,首先可概括为“通观”、“融会”的学术视野与文化心态。1993年夏,北京大学为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举办纪念会时,萧先生所赋颂诗中有“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之句。“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既是对汤用彤先生学术成就与治学路径的褒扬,同时也表达了萧先生的学术追求。萧先生在学术活动中,较为集中地对中国文化问题

的思考,注重和追求的正是“通观”和“融会”。

萧先生对中国文化问题的“通观”和“融会”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问题多视角、多层面、全方位思考探索。这种思考与探索,常因视角不同而形式各异,从《吹沙二集》中,我们看到萧先生对中国文化问题的“通观”、“融会”,大体上可区别为反刍传统、考察现实、展望未来三种形式。《吹沙二集》中的“传统反刍”、“道风遗韵”、“佛慧浅绎”等几组文字,可以说都是回顾、反刍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萧先生看来,中国文化涵括儒、释、道三派乃至诸子百家之学,本身即是一个多元互动的集合体。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亦难以由某某派之学来代表和体现,儒、释、道各派乃至诸子百家之学,都应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基因。因此,诠释、解读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通观”中国文化。萧先生在《吹沙二集》中,对易庸之学中所蕴含人文思想的肯定,对道风、佛慧的某些揄扬等,都是以他对于诠释民族文化传统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解为前提的。其中,萧先生对中国文化问题现实的考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他直论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例如“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等文即属于这一类型的文字;另一方面是他对现代学术思想的研探。在《吹沙二集》中,可以看到萧先生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汤用彤、唐君毅、蒙文通、刘鉴泉、徐复观、冯契等现代学者为人为学的论评与解读,也还有对毛泽东、李达、郭沫若等的评说。依萧先生自己的说法,他研究现代学者的思想:“或闻风相悦,心知其意;或涵泳其中,哀乐与共;或有所较评,也力求‘异以贞同’”,目的都在于为自己思考中国文化问题,吸收现实的智慧营养。

萧先生对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展望,主要体现在《吹沙二集》中所收入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等文中。在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展望中,萧先生展现了一种十分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包容意识。他在深入解析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当代人类社会最新的文化思潮与文化理念,对于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东方文化热”、“儒学复兴论”、“东方的觉醒”、“西方之没落”、“东化的世纪”、“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论”等,都坚持一种客观冷静的分析态度。在文化理念上,萧先生珍惜自己的学思所得,但是,他并不排拒其他的文化观念和理论,而是欢迎文化理论中的“千门万户”,力主宽容文化理论中的“殊途百虑之学”。在萧先生看来,中国社会

转型中的文化变迁，既表现为中西的冲突与融合，又表现为古今的变革与贯通，是中西、古今两对矛盾的复杂汇合，所以容易产生思想误区；当人类即将跨入新的世纪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五四”时期的观念和论争，而应看到90年代以来，东西方的文化学术交流正向深层面扩展，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是一个国际性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以中西互补的方式，容纳人类所有先进的文化成果，推陈出新，在对传统文化解构的基础上，重构新的民族文化，应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样的文化理念，也促使萧先生在学术方面自觉地参与国际性的百家争鸣，收入《吹沙二集》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一文以及《域外零篇》中的文字，即是萧先生参与国际性的百家争鸣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又十分具体地展现了萧先生对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理解与期盼。

掘井及泉，吹沙觅金，在学术理论追求中表现出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是《吹沙二集》中展现的萧先生的又一学思特色。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萧先生以明清文化启蒙说自成一言之言。萧先生的文化启蒙说，主旨是要论定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体性，揭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生长点及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尽管萧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启蒙的历史解读还可以深化，对于中国文化建设主体的论析还可以更加系统，这种文化启蒙说的理论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萧先生的文化启蒙论也受到了海内外一些学者的诘难，但萧先生不改初衷，始终坚持对中国文化启蒙问题的研探。从收入《吹沙集》中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到收入《吹沙二集》中的《历史情结话启蒙》，我们即可以看到萧先生对文化启蒙问题探究的继续与拓展。在这种探究中，萧先生所追求者，始终是论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应当是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协调并进的民族文化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的主体性”。所要发掘和肯定者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这种在学术理论上的韧性追求，表明了萧先生对于民族文化复兴强烈的责任意识。萧先生这一辈学者，学成于40年代，其学术活动大体上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他们经历过文革中万家墨面的苦难岁月，也体验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以后的喜悦与自豪，他们的学思历程，紧系着民族文化复兴的艰难与曲折；他们的文化责任意识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传统，又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建设实践要求的领悟与体认。他们探究中国文化问题，视角时有不同，目标与取向却始终一贯：这就是在会通古、今、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理论，并使之能够整合于我们民族整体的文化理论的创建之中，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服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真正成为现实。这种理论追求与学术品格，值得我们后辈学人认真学习和借鉴。

《吹沙二集》展现的萧先生的另一学思特色，是他提倡诗情与哲理的统一，追求诗化哲学的理论境界。萧先生曾经自白：“在诗与真的矛盾中求统一，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

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是中华哲人思想升华的优秀传统。庄周梦蝶，荀卿颂蚕，屈子问天，贾生哭，神思风骨，千古相承，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先生所论，不仅是中国哲学家的优秀传统，实际上也表明了他自己学术活动中的一种致思特色和追求。在《吹沙集》与《吹沙二集》中，都辟有“滴水吟稿”，收入先生数十年来写成于不同时期的诗词。这些诗词，虽为作者的感兴之作，但都“回荡着在时代风涛里泅泳者的呼唤和心声”，往往蕴含着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深沉思考。在《吹沙二集》中收入的《峨眉纪游诗》，即是先生读大学三年级结伴游峨眉山时写成的组诗，后由原华西协和大学外籍教授费尔朴(Dryden L. phelps)、云瑞祥(Mary K. Willmott)二人译成英文，收入《峨山香客杂咏》一书，在香港出版。数十年后，萧先生才在友人帮助下，得到《峨山香客杂咏》一书。从现在收入《吹沙二集》的这组中英文对照的诗作中，我们看到先生青年时代，即善于以诗作表达自己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气度和思考，先生后来虽长期从事理论活动，但始终未放弃以诗明理、以诗言志的思维形式。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理性与浪漫、哲理与诗情的界线是不宜否定的。在中国，宋人严羽即已经意识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萧先生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却追求诗情与哲理的一致，这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领悟，也源于他对人生境界的理解。就传统而言，萧先生认定中华文化，本来即是诗的海洋，“诗教”全面渗入了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渗入了中国人的哲学，诗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灵动、最有渗透力的精神文化基因”。所以，中国的哲学家们，十分看重“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同时在萧先生看来，这种“诗化的哲学”所崇尚的人生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萧先生对这种人生境界的肯定从其青年时代即已开始。在《吹沙二集》中，我们看到萧先生青年时代写成的《原美》一文，即认为美学家把审美观照的对象限于“自然”与“艺术品”，是把整合的价值世界任意地分割了。萧先生主张，扩大审美的范围，使美成为普遍的价值意识所摄的对象。此文倡导的正是人生美，是人生美的价值理想。应当说，正是对于传统与人生的理解，促使萧先生在其学术活动中，执著地追求诗心与哲理的统一，达到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使我们读萧先生的论著，既能感受其长篇大作中纵横捭阖、清晰冷峻的理性力量；又能感受其诗词短论中的电石火花、新意新说，融理性的熏陶与诗情的享受于一体，受益无穷。

萧先生为表达自己吹沙觅金的学术追求，十分欣赏古人所说的“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先生新近推出的两部“吹沙”，正是先生在学术上锲而不舍执着追求的结果。我们期盼先生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吹沙觅金，不断推出新的学术成果，以启迪后辈，嘉惠学林，为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田文军，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严真)